

### 年,融入血脉的情结

光影秀

韩盼山  
新中国成立前夕,就确定以公元纪年。每年的第一天元旦,即被称之为新年。但在我的心目中,在广大国民意识里,只有农历春节,才是真正的年。

它穿过千年风雨,成为华夏最盛大的节日。它跨越万里河山,普及到边远的民间。春夏秋冬四季轮转,恰逢岁之终点明之起点。时间与心愿相碰撞,催生了这一美好的年。

年,最初为会意字,意谓人背谷穗把家还。后来演变成传说的怪兽,人们以火光爆竹驱赶。谷物通常一年一熟,吻合着地球绕太阳一圈。这是一边欢庆着丰收,一边讨伐着凶险。

年,象征着喜庆,大街小巷红灯闪闪,空中飘着沁人的厨香,门上贴着火红的春联。年,意味着团圆,一家人聚在一起,吃着可口的年夜饭,清晨起来给亲友拜年。

过去,年是富人的狂欢节,是穷人的鬼门关。祥林嫂、杨白劳的遭遇,绝非是作者凭空杜撰。今天,天地发生了巨变,人民的幸福指数直上云端。过年已不再满足于口福,而追求更丰盛的精神大餐。

年,是无形的纽带,将中华儿女紧紧联系;年,是无声的宣示,宣示中华文化代代相传。啊,一年一度的年!地地道道的中国年!是融入国人血脉的情结,生生不息,世代绵延!



赏冰瀑迎新春 闫会学/摄



年味浓 马奇功/摄



晚霞(拍摄于石家庄世纪公园) 张建社/摄



舞(拍摄于馆陶县公主湖公园) 牛兰学/摄

## 古人的小年

腊月二十三是我国北方小年,别称祭灶节、灶王节、扫尘日,是中国的传统节日。民俗活动有扫尘、祭灶、吃糖瓜等,通常被视为忙年的开始,意味着要开始准备年货,同时也表达了人们辞旧迎新、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。

关于过小年的文字记载,最早见于东汉崔定的《四民月令》:“腊明日更新,谓之小岁,进酒尊长,修贺君师。”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有了这个节日。小年之节庆,北方多是腊月二十三,南方则常是腊月二十四,正如南宋文天祥在《小年》中所写:“燕朔逢穷腊,江南拜小年。”这短短十个字,不仅是一缕淡淡的羁旅乡愁,更在不经意间,为我们留下一份关于节俗时空差异的珍贵笺注。

小年的核心,绕不开“祭灶”。灶王,一家之主,监督着一年里的功过是非,此夜要上天庭汇报。人们对他,是敬畏,也是讨巧。这在南宋范成大的《祭灶词》中有鲜活的记录:“古传腊月二十四,灶君朝天欲言事。”开篇点明古俗。接着,“云车风马小留连,家有杯盘丰典祀。猪头烂熟双鱼鲜,豆沙甘松粉饵圆。”祭品丰盛,诚意十足。然而最妙的笔触还在后头:“男儿酌献女儿避,酹酒烧钱灶君喜。”仪式由家中男子主持,女子须回避。这细节里,藏着旧时家宅的伦理秩序。末了,“婢子斗争争莫闻,猫犬触秽君莫嗔”,那是带着笑意的叮嘱与恳求,求他“上天言好事”,那等庄重的仪式与烟火气,如画卷般跃然纸上。

小年又称“扫尘日”,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,象征着将一切“穷运”“晦气”统统扫出门外,以待万象更新。宋代戴复古有诗云:“扫除茅舍涤尘嚣,一炷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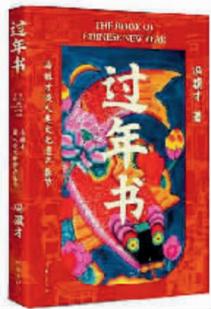
香拜九霄。万物迎春送残腊,一年结局在今宵。”

扫除停当,邻里亲朋此时借着年节的由头,走动也勤了。宋代晁补之《失调名》里的句子,就是对这番情景的速写:“且团奕同社,笑歌相属,著人历历。”小年的团聚,虽不像除夕那般隆重,却在严寒中带来一份暖意。或许只是互赠些新磨的豆腐、新蒸的糕团,说说家常,年的序幕便在这一一点一滴的人情往来中,缓缓拉开了。

诗就像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密函。当今天的我们读起它们,仿佛能看见烛火映照下一张张期盼的脸,耳畔也似乎响起了穿越时空的欢声笑语。这些诗句,为我们连缀出一卷古人过小年的风情画,让我们在循环的时序里,寻得精神的原点与情感的共鸣。

刘晓丹/文

### 畅销书讯



作者:冯骥才 作家出版社

冯骥才,1942年生于天津,祖籍浙江宁波,中国当代作家、画家和文化学者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,冯骥才是新时期崛起的作家,也是“伤痕文学”的代表人物,其作品题材广泛,形式多样,尤以“文化反思”系列小说著称,多次在国内外获奖。代表作有《啊!》《雕花烟斗》《神鞭》《珍珠鸟》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《俗世奇人》《单筒望远镜》等。作品被译成20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。

《过年书》是冯骥才关于春节的50篇散文和采访。2024年12月,中国春节申遗成功,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、名册。冯骥才

作为春节申遗的重要推荐者和推动者,编著了与春节相关的书《过年书》,收录他写的《过年》《花脸》《春节八事》等50余篇关于春节的文章,并配以30余张彩图。从春节回忆到春节习俗,从对春节民俗的抢救到对春节的展望,这是春节申遗成功后对春节全面阐述的读物,也是一部向世界展示中国春节的最佳读本。

春节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最大的节日。对于含蓄又温厚的中国人来说,每逢过年,都是对生活情感、乡土情意与人间亲情的一次爆发与加深。

本栏目图书由秋林书城推荐

## 马蹄声落入诗篇

丙午马年将至。每到马年,脑子里就会浮现出一些关于马的诗句。

古人写马,最常见的是和战争联系到一起。唐代诗人杜甫在《兵车行》中写道:“车辚辚,马萧萧。”耳边好像真能听到那片混乱嘈杂里的马嘶声。

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《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》中写道:“马毛带雪汗气蒸,五花连钱旋作冰。”画面极冷极热。最绝的是《诗经》里那句“萧萧马鸣,悠悠旆旌”,打完仗了,战场终于安静下来,风吹旗子的声音和马偶尔的嘶鸣,反而让空寂和悲凉渗到骨头缝里。

当然,马不总是苦哈哈的。唐代诗人李白在《将进酒》中写道:“五花马,

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。”这畅快劲儿,隔着纸都能感受到。杜甫夸奖一匹胡马,在《房兵曹胡马诗》中写道:“竹批双耳峻,风入四蹄轻。”说马的耳朵像削尖的竹子,跑起来蹄下生风。

有些诗人,是拿马来说自己的心事。唐代诗人李贺写了20多首与马有关的诗,他觉得自己是匹千里马。李贺在《马诗二十三首》中写道:“此马非凡马,房星本是星。向前敲瘦骨,犹自带铜声。”马瘦得骨头都突出来了,可敲一敲,声音还像铜器一样响亮、倔强。他哪是在写马,分明是在写自己那身不肯妥协的傲骨。唐代文学家韩愈在《马说》中写道: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

里马。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。”后来,这段话成为众多怀才不遇之人的口头禅。元代戏曲家马致远在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中写的那句“古道西风瘦马”,那种人生的漂泊感和孤独感,全在这画面里了。

那些诗词里的马,变成了一种精神符号。我们念叨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,是向往那份畅快;感叹“老骥伏枥”,是给自己打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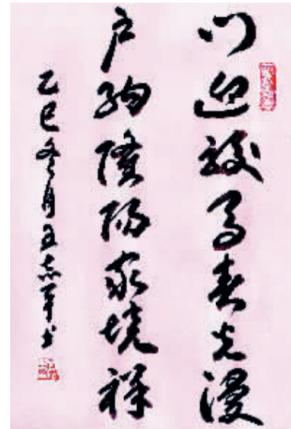
马年聊马,聊的其实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的一些东西:关于奔跑的渴望,关于忠诚的想象,关于陪伴的温情,还有那些对于远方的向往。

吕少京/文

### 书画花



马上赢 朱琳/作



门迎骏马春光漫 户纳隆阳家境祥 王志平/书



马到成功 徐淑荣/作



春满乾坤 徐中/作



双鹤同春 姜先伟/作

图说 核心价值观

# 祖国是我的家园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 爱 我 的 家 园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

价值观

# 母亲哺育我 我报慈母恩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